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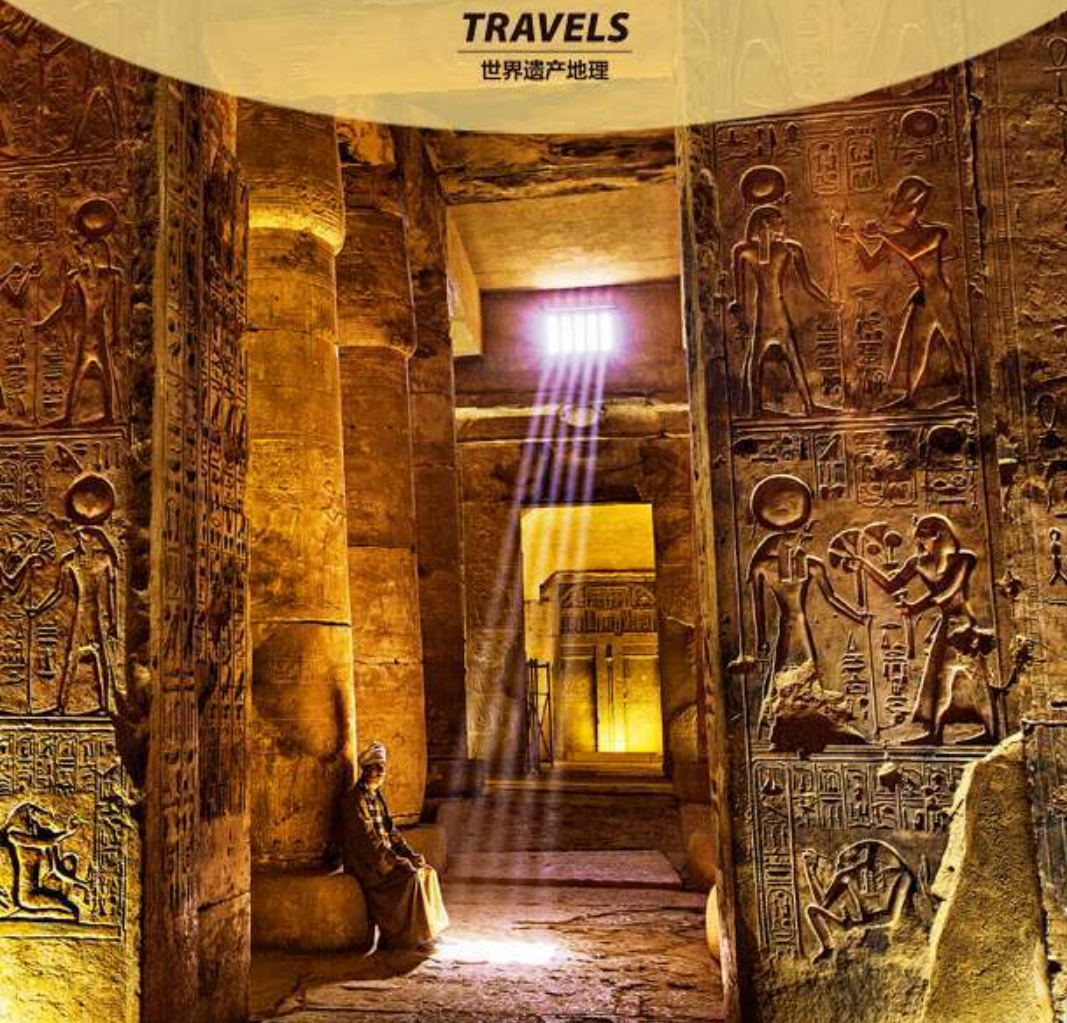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重现天日的埃及宝藏

口袋旅行笔记

TRAVELS

世界遗产地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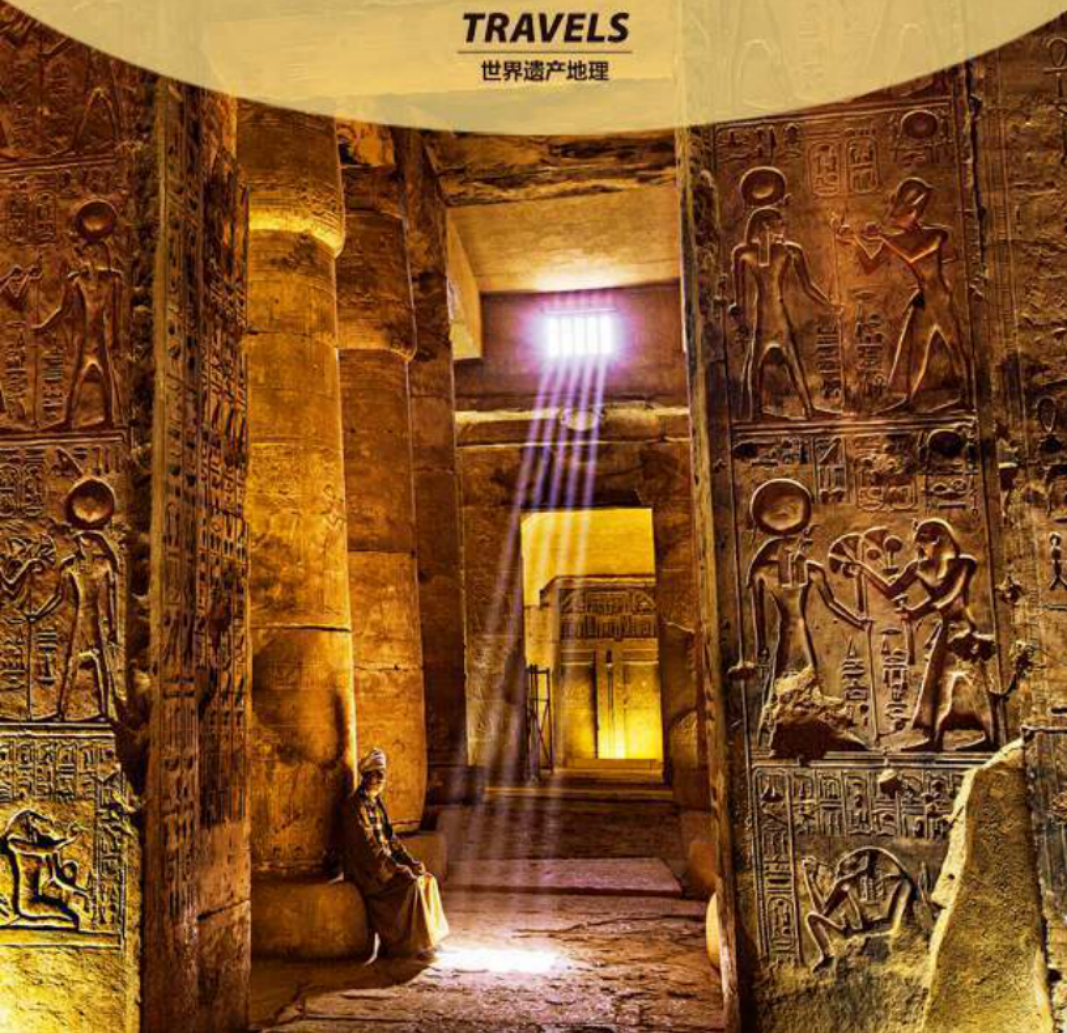
WORLD HERITAGE GEOGRAPHY

重现天日的埃及宝藏

口袋旅行笔记

TRAVELS

世界遗产地理



目录

开罗寻宝

行走于开罗宫殿的时空幻境

探访开罗最古老的市场

重见天日的地下宝藏

被遗忘的埃及宝藏

版权信息

口袋旅行笔记：重现天日的埃及宝藏

《世界遗产地理》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 世界遗产地理杂志社2017© 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7

本书版权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已授权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在亚马逊平台出版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D-N00010621-20170712

最后修订：2017年09月19日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祈识者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5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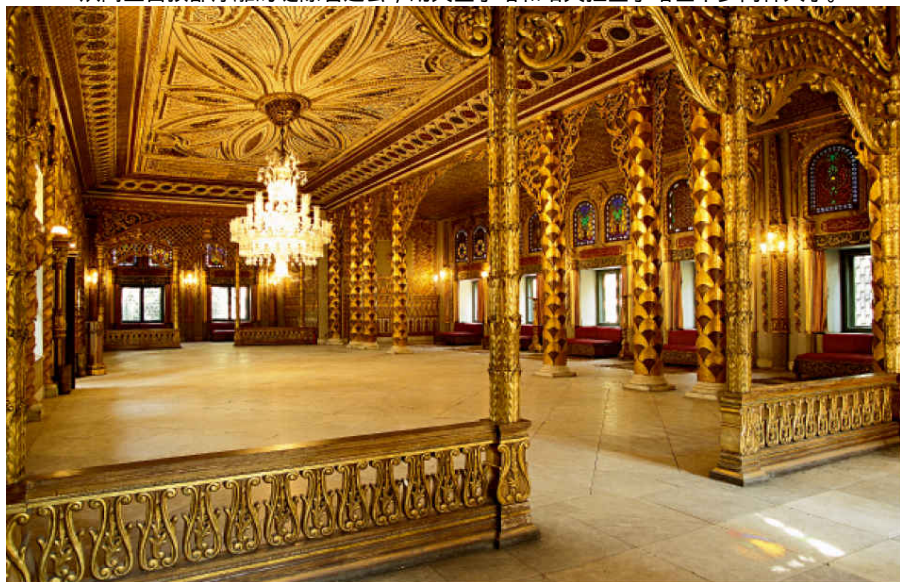
开罗寻宝

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渗透在开罗的每一个毛孔之中。古城如饱经风霜的长者，坐在洒落着夕阳余晖的尼罗河畔，为世间过客娓娓道来他的前世今生。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这样描述过：开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伊斯兰城市之一，隐没在现代城区中，有着著名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土耳其浴室以及喷泉等。1979年，开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摄影/Pascal Meunier-DragonImage



- 从阿里宫顶部浮雕的缝隙看去，胡夫金字塔和哈夫拉金字塔差不多同样大小。



- 被黄铜立柱和拱门环绕着的阿里宫大理石殿堂。

行走于开罗宫殿的时空幻境

当人们的目光越过金字塔的尖顶，那些入目的景致，当属埃及的宫殿了。但如今，这些宫殿再也不属于法老们。在炽热的阳光下，如果不靠近它们，或许你会觉得那只是古老时空投向埃及的一个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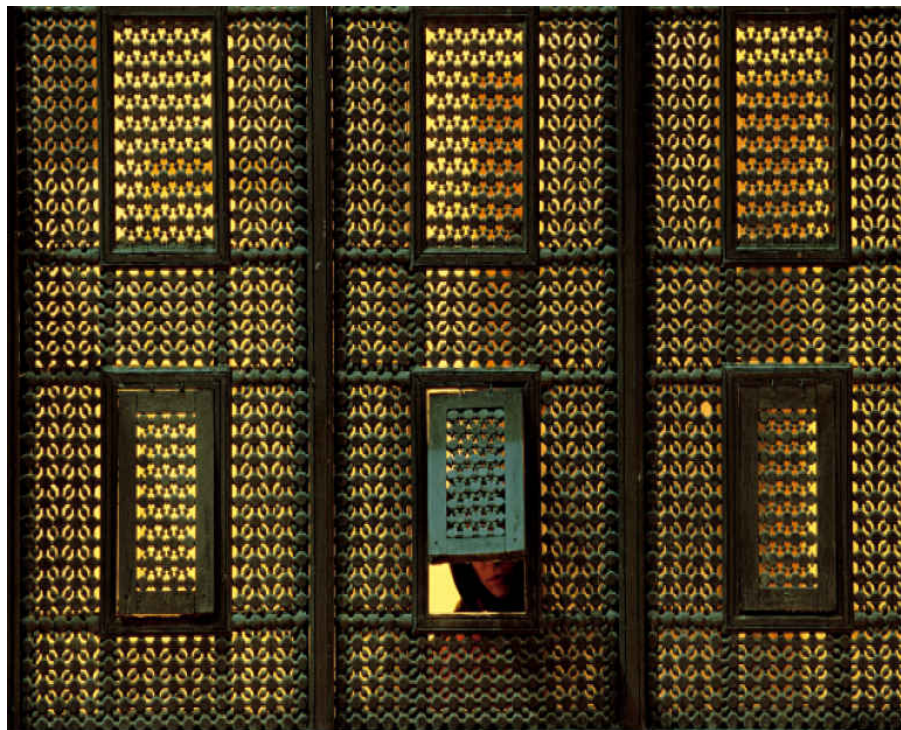
撰文/Anne Laurent 翻译/聂敏、李晓桦 摄影/Pascal Meunier-DragonImage



阳光强烈得让人睁不开眼，景致耀眼得只剩下几近消失的轮廓。那些景致当中最壮观的，既有金字塔，也有在水与沙的角力中建成的古老宫殿。

夕阳笼罩着尼罗河的河面。在这光的雾蔼中，开罗城内清真寺的尖塔和对岸吉萨高原上的金字塔轮廓依稀可见。开罗城就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入口，正对尼罗河西岸的法尤姆绿洲，是非洲大陆上最壮观的伊斯兰城市，它也是法蒂玛王朝辉煌的证明。

和大多数阿拉伯世界的城市一样，开罗也存在于强烈日光和广袤沙漠之中。假如选择陆路前往开罗，就必须在沙漠中行进。平坦的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沙海。只有透过墨镜，才会在这片沙海中看到色彩与阴影。阳光强烈得让人睁不开眼，入目的景致耀眼得都只剩下几近消失的轮廓。那些景致当中最壮观的，既有金字塔，也有在水与沙的角力中建成的古老宫殿。



- 在阿拉伯建筑中，遮窗格栅是重要的构成元素。它令空气流通，调节阳光，便于人们观察室外的情况。

埃及的“故宫”

被人们称为埃及“故宫”的末代苏丹王宫——阿里宫，隐匿于尼罗河畔一处小小的绿洲中心，它恍若征服者一般，从尼罗河上注视着金字塔。

从王宫顶部浮雕的缝隙看过去，胡夫金字塔和哈夫拉金字塔差不多大小。沙漠幻觉般的阳光和建筑物的巨大体积，都会导致人产生错觉。对于埃及，我们有许多这样的错觉。譬如在某张图片上，狮身人面像永远以亲密的距离看守着金字塔。然而，你真要从一座金字塔走向另一座，往往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这还只是刚到入口处。你还需穿过神庙的遗留物——巨大的石块和它们垒出的通道，才能抵达狮身人面下方。这些石块曾构建出黑暗的神道，寓意法老的灵魂前往冥界之路。

在数千年时光中的某一时刻，这尊巨大的狮身人面失去了鼻子和胡子。如今被许多石块和更多的人类包围着，样子疲惫不堪，再也不会向人们提出那已被解答的难题。马利耶特初到埃及时，沙粒下埋藏着整整一条狮身人面大道。仅仅两个世纪的时光，它们便四散东西、硕果仅存。马利耶特，这位埃及博物馆的缔造者、古代埃及生活的重建者，或许会后悔将他所知的一切公诸于众。

站在阿里宫的高处，开罗的全景令人眩晕。破旧的尖塔、大胆的摩天大楼和闪烁的霓虹灯在尘土织就的面纱中朦朦胧胧。街上交通拥挤不

堪，司机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混着吵闹的音乐，令人更加焦躁不安。不过，我还是为能拥有这样的观景台而妒嫉这座建筑的创始人——萨拉丁。他会因为这些漂亮的东、西方宫殿而赞美哈里发和这座城市吗？

穆罕默德·阿里原来是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商人，雇佣兵出身。1805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失败后夺得政权，并在以后的43年间统治埃及，他建立的王朝一直延续到1952年被共和派推翻为止。1811年，他为其爱妃修建了这座王宫。王宫白色的外观，配合极尽复杂的浮雕装饰，有几分脆弱，犹如一个薄壳的石膏模型。

夜晚的灯光会使这些复杂的浮雕更加难以辨识。建筑物正面，仿佛凌空奔驰的马车雕塑消失在黑暗中。作为雕塑中心的金发女星，手握苹果，正借助灯光侧身展示她面部、肩膀和胸脯的圆润线条。此地的人们喜欢这样丰满、娇艳的女性。

歌手们正在数千年不变的夜色中表演。传统的阿拉伯曲调加上西方配器，这奇异的组合在夜晚展开，它向外扩散的涟漪，与整个尼罗河的夜晚融为一体。正在颤动肚皮的舞者，同样丰满而娇艳。在这夜色的浮华和喧闹中，昔日王宫的荣耀已经逝去，留下的只是末代王朝落寞的废墟。

穆沙拉比之窗

花纹精美的穆沙拉比窗是一种使用格栅和格构式窗取代玻璃窗和百叶窗的凸肚窗。发明出这种木格窗的阿拉伯工匠，并不单是为了服从于伊斯兰教律。要适应阿拉伯民族生活地域的自然条件，建筑物既需要通风采光，又要巧妙地躲避太过强烈的日光，因而才有了穆沙拉比窗这样的匠心之作。

要制作这种繁复到极点的木格窗，需要车床、型号齐全的刻刀，以及灵巧、稳定的双手。工匠们仍然保留和沿用传统的技艺，用双手来完成全部的工序。车床和刻刀的协作天衣无缝，制造出最精致的形状，再一笔笔填充色彩。那浓重的黑色，已经使用了许多个世纪。

穆斯林的建筑某些地方会呈现出欧洲色彩。铺了红地毯的环形楼梯，围拢成巧妙的心形，红色地毯和下层建筑的白色基调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从这个心形的平面向下俯瞰，下层的拱顶和地面，宛如在水面以下，折射成微微扭曲的形状。

正厅永远是纯正的阿拉伯风格。花纹大理石镶嵌出一条主要通道，以标示大厅内正确的行进方向。室内点缀着小水池，都设计为层层下降的多边形格式，中心竖立着石刻的喷泉基座。但它已经不再喷涌泉水，这里的生活早已死去，无论这房间洁净或是蒙尘。

只有蜡像试图重现昔日王朝的生活——大臣们在汇报国家事务、卫兵持枪而立。他们的影子投到地板上，一动不动。血肉之躯或是无生命的蜡像，只要光线无法透过，两者的影子就没有太大差别。

一些旧建筑物的房间还保留着全部家具、窗格和地毯，繁复的花纹具备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构造出昔日的生活空间。变化着的几何图案，空心的、星形的，辐射的、收缩了的，八边或是八角，以及花瓣简单对称的小朵花卉。每一个图案都描绘得一丝不苟，严谨宛如伊斯兰戒律。休息时就坐在圆形矮桌旁抽一袋阿拉伯水烟，窗格下的长沙发看起来如此柔软。

铜匠们打造出这些宫殿中最灿烂的一隅。被黄铜立柱和拱门环绕的大理石殿堂，就像一处室内的庭院。几何图案仍旧无处不在，但是金属潜在的清脆声响，给整座建筑的内部空间增添了几分活泼的生气。

多数地方当然还是穆沙拉比窗。从外面看进去，屋内的布局和人们的活动都显出影影绰绰的效果。窗格完全对称的几何图案，有时会有变数，一半描金，一半保持原样。这样鲜明的对比，使得灿烂的金粉就像阳光将自己涂抹了上去，明亮异常。人们可以从中体会出阿拉伯建筑那种对于光线的极度想象。水与光的运用，同为伊斯兰建筑的精髓。细密的花纹中，偶尔会有大幅的作品。阳刻的人物，身着阿拉伯服装在演奏、小憩或是祈祷。窗格也会突然放大，形状奇异，宛如放大的钥匙孔。从这钥匙孔中看去，对面的建筑像是自己在镜中的反射，同样的外墙，同样的窗格。

这些建筑中，仍然陈列着昔日主人和他们家庭成员的画像。画像上的人们早已经故去。坐在椅子上的阿拉伯老人面对微笑，仿佛并不介意自己即将步入身后那些画像的行列。他深色皮肤的脸和手，从白色头巾与长袍的空隙中小心翼翼地显露出来，仿佛那长袍与头巾之中其实是另一个空间，而他不会允许自己走到外面不同的世界中来。他身侧的镜子，照出搁在对面的一排小相框，留存其中的不同面孔，是那些在这里生活和死去的人们。他们的呼吸曾经飘荡在这个房间中，声音被墙壁反射，而那墙壁早就开始了剥落的过程。



建筑中仍然陈列着昔日主人的画像，画像上的人早已经故去。坐在椅子上的阿拉伯老人，仿佛并不介意自己即将步入身后画像的行列。



- 工匠正在进行开罗的古宅修复工作。要制作这种繁复到极点的木格窗，需要车床、型号齐全的刻刀，以及灵巧、稳定的双手。



• 埃及开罗达伯埃-拉巴那宫。它是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蒂最后的住所，现被归划为历史建筑。



• 埃及开罗马萨乌宫。宫殿的外装饰取材于《圣经》创世纪中的情景和古代希腊神话。

宫殿易主老屋荒

走上大街，迷失的我被随处可见的开凿机唤醒。这一天正是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的纪念日，开罗一片喜气洋洋。橙黄色的灯光覆盖路边古老的石头建筑，这座有着上千个清真寺尖塔的城市正在做着祈祷。一家面包店里飘出的香味让我抬起头看到它漂亮的圆形屋顶。建筑正面由旧木头做成的穆沙拉比窗，无疑在宣布这是一座老房子。

再往前走就能看到埃·雷泽宫殿的遗迹。这座15世纪的建筑藏在剥落

的石膏墙后，受卫兵几十年的保护仍未倒塌。我仿佛还能听到另一个时代的贵族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的声音，养在深闺里的母亲一定在窗子里注视着他们。

推开一座承载了三个世纪时光的宫殿——埃勒·谢比西里宫的大门，我碰到了一位小女孩，她和她的兄弟、父母住在这里可居住的房间里。透过一个破损的穆沙拉比窗，可以看见污迹斑斑的天花板上装饰着镀金物、壁画和蜂巢。我正在想象是谁曾经享受了这所有的豪华，却被电话铃声拉回了现实。

21世纪的开罗有1600万人口，建造房子的步伐从未减缓，人们似乎不再重视保护一切与现代生活不适应的住宅。但是，住在埃勒·谢比西里遗迹里的这家人，仍然害怕修缮它的工程师会来赶走他们，因为聪明的开罗人最近开始保护首都的宫殿并加以利用。据房子主人反映，受房地产利润的驱使，过去五年开罗有四分之一的宫殿遭到破坏。在或多或少有些成功的“换脸”后，一些过去的宫殿被改建成豪华酒店。

在开罗旧城中，拥有穆沙拉比窗的老式住宅，仍然住着一些贫困的阿拉伯家庭。在背向街道的二楼凉廊上，这些家庭中最小的女孩常常坐在这里洗衣服。在她视线的前方，一位长者朝她微笑，嘉许她的勤劳。他们对面的房屋早已无法居住。

靠近地面那一层，身着白色长袍的长者坐在石拱门边。他面前支起了画架。竖立的木板放在一张木质泛白的小桌上，背后用一根长长的棍子支撑，这就是他的画架。老人戴着眼镜，并不急于完成什么，视线微微下垂。如果不是手腕还在纸面上慢慢移动，简直就像是在假寐当中。他大概正在书写阿拉伯文字的书法作品。这样他的孙女——那个要洗许多衣服的小女孩就会有时间玩耍。

更多这样的房子还是完全荒废了。最后一位住户留下一把椅子，它被遗弃在破败的地板上，影子微微晃动。邻近的房间则什么都没有剩下，半扇幸存的穆沙拉比窗也已经摇摇欲坠；然而尼罗河三角洲的阳光一如既往地穿过这个房间，划定明与暗的界线。

被这些破败建筑淹没的清真寺，有许多都在修复当中。为了一个大型拱门的顶端，人们已经花去了许多时间和金钱。脚手架搭建起来，屋顶被加固，褪色的天顶在弥补色彩，然而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依然每天等待清真寺的钟声鸣响。他们一成不变的虔诚祈祷，仿佛自从先知临世以来从未改变。

开罗旧城许多教堂、清真寺或其他古老建筑的下方，都保留有尼罗河昔日的水道。装着摩西的篮子就沿着这些水道漂浮，直到被法老王的女儿拾起。传说与历史的界线在此模糊不清，难以区分。今天我们或许无法相信分离红海的奇迹，却很难否认这位犹太人的先知和领袖曾经存在于历史当中。摩西已经如此遥远，然而我们知道和想要知道的那个埃及更遥远。

显而易见，这些宫殿再也不属于法老们。在非洲北端幻觉般的强烈日光下，如果不曾靠近它们，或许会觉得这只是古老时空投向这里的一个幻影。



- 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地下室中隐匿着一座庞大而神秘的迷宫，里面保存着6.5万件文物。



- 在罕·哈利利市场若干条纵横交错的狭长街道里，满满当当全是摊位，一家紧挨一家的店铺摆满了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货品。摄影/MOHAMED EL-SHAHED-CFP

探访开罗最古老的市场

撰文/齐济

走出清真寺，走过开罗中心的阿塔巴广场，穿过拥挤的莫斯科步行街，在侯赛因广场的一侧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购物中心——罕·哈利利市场了。

相传，从14世纪商人们便开始在此经商。一位叫做哈利利的王子修建了一座三层楼客栈，称为“罕”，过往商人们在此暂住休息、存放货物、洽谈生意、变卖商品。久而久之，这条街道就成了开罗的商业中心。尽管这一标志性客栈早已于16世纪拆除，但它所带来的商业效应仍延续至今，且越来越繁荣。

整个市场充斥着商贩振聋发聩的叫卖声，阿语、英语、汉语、法语……此时此刻的开罗就像一个小联合国，每个商贩都尽显自己的语言天赋和雄辩能力，一刻不停地招揽过往顾客。

几条纵横交错的狭长街道里，满满当当全是摊位，一家紧挨着一家的店铺里摆满了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纪念品，有各种材质的金字塔模型、古埃及神像、纸沙草画、水烟、香精、香料、手工银茶具、铜盘子、神灯、阿拉伯长袍、围巾、首饰等等。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开罗最具特色的美味小吃：烤肉、海鲜、卷饼、埃及比萨等，足能满足你的味蕾。大快朵颐之后，再来一杯绝对纯粹无添加的鲜榨果汁或薄荷红茶，瞬间感觉人生如此美好！



● 埃及的面包小贩骑着自行车为穆斯林礼拜者送去斋月中的食物。摄影/KHALED DESOUKI-
CFP

埃及的文化符号

如果你觉得罕·哈利利只是一个人头攒动、被叫卖声充斥得普普通通、随处可见的纪念品杂货市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更像是开罗的一个历史舞台与文化熔炉。

闻声走进一个石砌的露天歌剧院，暗暗的灯光只投向石质的舞台，后排8名年龄不等的男子在敲打埃及手鼓、弹奏乌德琴，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古老乐器，前面1名中年男子在演唱埃及最著名音乐家乌姆·库勒苏姆的歌曲。那歌声时而高亢激昂、铿锵有力，时而低沉婉转、如泣如诉，仿佛连绵不绝地从露天飞出，飞向开罗每个角落，飞进开罗每个家庭，轻抚每颗躁动的、抑或是受伤的心灵。那歌声又仿佛是从遥远的沙漠飞来，绕过西奈山，落定在这饱经沧桑的歌剧院里。借着昏暗的灯光，伴着悠扬的歌声，有的观众轻摇着身体随声而和，有的观众已泪光闪闪，掩面啜泣。

乌姆·库勒苏姆是埃及国宝级歌手，一提起这个名字，每个埃及人都会立刻兴奋地给你讲出她的诸多故事。她最初女扮男装地唱了多年，征服了埃及之后，又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她从一个农民的孩子，变成埃及的一个文化符号。



●夜幕降临，清真寺宣礼声响起，开罗罕哈利利市场霎时间陷入了肃穆，仿佛每个人、每座建筑、整个城市都开始了沉思。摄影/KHALED DESOUKI-CFP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埃及政变，推翻了法鲁克王朝，成立“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国家政权。库勒苏姆录制了很多宣传歌曲以支持新政府。很长一段时间，她几乎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非正式外交官。

1967年埃及六日战争中失利后，她又在阿拉伯国家进行巡演，唤起阿拉伯世界对埃及的支持和同情。1975年，巨星陨落，库勒苏姆与世长辞，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陷入了哀痛，400人走上开罗街头为她送行。她是埃及人心目中名副其实最伟大的“人民艺术家”。

费萨维的空气

来到罕哈利利市场，如果不赶时间，一定要去拥有240年历史却没有一天歇业的“费萨维咖啡馆”坐一坐，这家咖啡馆一直是文人最爱的休憩场所。开罗本地人常说“费萨维咖啡馆比金字塔更能代表开罗”。

的确，如果说金字塔像一盏灯塔，闪烁着历史神秘的光晕，那么咖啡馆真的才是开罗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写照。我跟着向导，穿过盘根错节的街区，绕过时而宁静时而嘈杂的小巷，就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主人公，在追赶兔子的时候突然落入了一个奇幻世界，我就这样迷迷糊糊穿梭到了费萨维咖啡馆前。

两条窄巷交叉的拐角处，盘结交错的拱门下，古朴灯盏发出幽暗昏黄的光，咖啡杯子翻腾出的热气和水烟散发的烟雾缭绕出如梦如幻的场景。人们在这朦胧的场景背后围着摇摇晃晃的黄铜面小圆桌而坐，来自

不同国家、带着不同肤色、讲着不同语言，有的人低头不语，有的人则放声大笑，有的人神情凝重、思绪万千，有的人则面容悠闲、静享人生。微闭双眼，吸一口费萨维的空气——咖啡的苦香、薄荷茶的清凉、水烟壶里散发出的阵阵烟草味道……道不尽的五味杂陈，写不完的人生百态。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吉布·马哈福兹就是在此获得了创作灵感，每天穿过罕·哈利利市场，坐在费萨维咖啡馆，喝上一杯苦涩的阿拉伯咖啡，抽上一壶永不冷却的水烟，写下了著名的开罗人生活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

中东的施华洛世奇

开罗这座城市虽饱经刀枪剑戟，历经沧海桑田，但绝非凝重到压抑，厚重到了无生趣。走进阿斯芙水晶工厂，就走进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这里的水晶制品被称为“中东的施华洛世奇”，每件商品的设计都颇具埃及风格，水晶制成的金字塔、清真寺、方尖碑、神灯、棕榈树形台灯、枝形吊灯、各种首饰摆件，整个人仿佛畅游在《天方夜谭》般的童话世界。

比水晶工厂更具快节奏的购物场所是坐落在开罗纳赛尔城区和新埃及城区之间的城市之星购物中心，这里与欧洲高档商场相比毫不逊色，可尽享现代感十足的购物生活。

除了豪华现代的购物场所，开罗人似乎更喜欢享受人生。沿着尼罗河两岸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俱乐部，一到傍晚，人们就开始了都市纸醉金迷的生活。你可以踏上停靠在岸边的星级游轮，一边享用美味的埃及风味自助餐，一边欣赏肚皮舞娘伴着没头没尾的阿拉伯舞曲摇曳着曼妙的身姿；你也可以坐在某个俱乐部里，点一杯红茶，望着波光粼粼的尼罗河水，听着富有节奏感的非洲鼓声……

开罗就是这样，时而像100摄氏度的沸水，每个角落都是躁动的泡泡，穷尽所能都无法掩住它的热情；时而像潜进了冰冷的深海，安静到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夜幕降临，清真寺宣礼声响起，开罗霎时间陷入了肃穆，空气中只有此起彼伏的宣礼声，仿佛每个人、每座建筑、整个城市都开始了沉思。此刻，登上开罗塔，“千塔之城”——开罗豁然开朗呈现于眼前，尽收眼底的是美妙、沧桑而又神秘的风光，看不尽的是那风光背后的人与事。

重见天日的地下宝藏

今天，埃及的考古现场并不是某座被人遗忘的金字塔，而是位于开罗解放广场的埃及国家博物馆。这座古老的建筑始建于19世纪末，展厅内的珍宝数不胜数，在它的地下室中还隐匿着一座庞大而神秘的迷宫，以及鲜为人知的宝藏“隐私”。

撰文/Philippe Flandrin 翻译/李亦萌 摄影/Partick Chapuis-DragonImage

伊姆贺特普博物馆对公众的开放，促使埃及国家博物馆馆长穆罕默德·马布鲁克破天荒地打开了博物馆地下室的铁门。源自埃及各个年代、各个地区的木乃伊、石棺、雕像、圣物等珍贵的宝藏都被存放于此。这些价值连城却疏于维护的部分藏品，终于要在伊姆贺特普博物馆内重见阳光了。

埃及大臣的第二次“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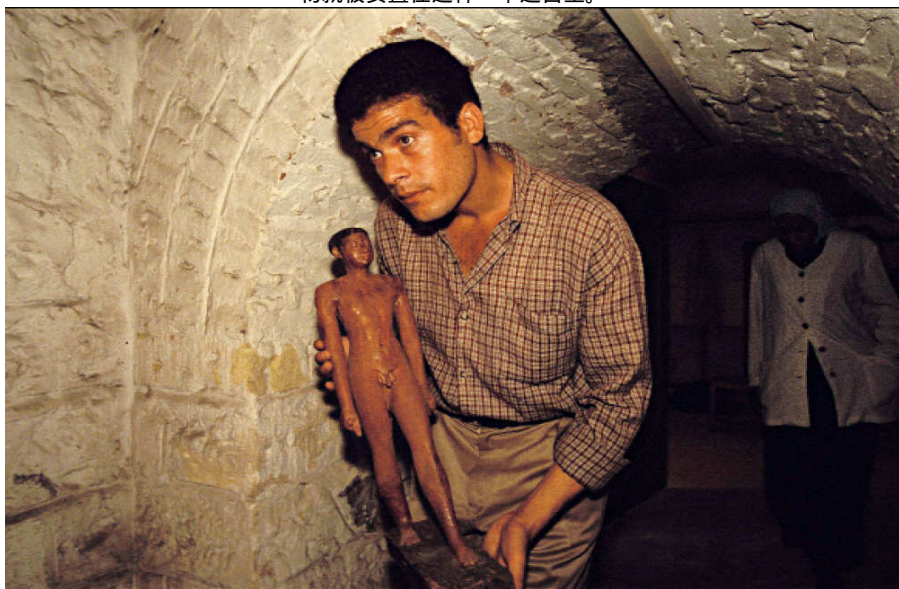
1940年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在萨卡拉的埃及法老公墓区，埃及学家阿卜杜勒萨拉姆·侯赛因从一条刚刚被发现的甬道进入了一座陵墓。在半明半暗的环境中，此处圣所内部看上去杂乱无章。显然，曾经有盗墓者光临过这里。突然，一名正在陵墓深处前进的年轻工人发出了一声恐惧的惊叫，只见不远处有两个男人笔直地站立着，他们用硕大、有神的眼睛安静地盯着这名工人。在这座“马斯塔巴”（mastaba，古埃及贵族的一种石墓）的中央竟然有幽灵出现！



• 开罗胜利广场的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大厅。



- 在博物馆中庭和展馆下方7米的深处，分布着许多走廊、展厅、交叉道和死胡同，6.5万件文物就被安置在这样一个迷宫里。



- 一座高约55厘米的第五王朝的男性雕像被搬运出来，在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扎西·哈瓦斯的指导下将与公众见面。

阿卜杜勒萨拉姆挥舞着手中的火把试图驱赶幽灵，这两个“幽灵”立即清晰地出现在光环中，原来那只是一对涂抹着生石膏的木雕。这两个栩栩如生的木人身材高大，与墓主人——普塔霍特普（Ptahhotep，古埃及第五王朝法老杰德卡拉统治时期的大臣）颇有几分神似。实际上，它们是亡人的灵魂复制品，埃及人称之为“卡”（ka，精神、生命之

力)。

第一个木人代表年轻时的普塔霍特普，而第二个则代表身心成熟时期的他。在普塔霍特普下葬的那天，这对木人随着墓主人一起被置入陵墓。如获至宝的埃及学家立即将它们运回了开罗国家博物馆。可惜，展馆已满。几乎每天都有雕像被送到这里。

这位古埃及大臣的灵魂雕像无法展出，博物馆工作人员只能把它们保存在仓库里。因此，这些奇迹般的杰作刚刚从地底重见天日，就要重新消失在漆黑的地下室。这标志着普塔霍特普的第二次“死亡”。

活跃于古埃及第五王朝的普塔霍特普是法老杰德卡拉手下的重臣，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著有《普塔霍特普箴言录》一书，是至今所见的埃及相关领域的最早巨著。但是阿卜杜勒萨拉姆以这些理由为普塔霍特普入驻国家博物馆展厅进行申辩，竟然毫无用处。

地下迷宫背后的“陷阱”

在博物馆中厅和展馆下方7米的深处，分布着许多走廊、展厅、交叉道和死胡同，普塔霍特普就被安置在这样一个迷宫里。

与普塔霍特普命运相同的还有6.5万件文物，它们同样被幽闭在这个狭小的世界中，承受着被人忽略之苦。法老的大臣普塔霍特普在这里找到了许多和自己命运相同的人——法老的顾问、内侍、总理大臣、大祭司和宫廷总管的雕像，及其灵魂复制品出土后就被运到了这里。一些大臣的灵魂复制品被保存在箱子中，而其他藏品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时候，博物馆的守卫能够见到某些藏品的脖子上已经没有了脑袋。

在这个怪诞的旧货堆场中一出奇特的宫廷剧正在上演，圣屠夫、仆人、奴隶、来自异邦的侏儒、神灵、女神、猎隼、白鹮、狒狒、奶牛和猪……这些雕像由雪松木、埃及无花果木、红花岗岩、灰花岗岩、闪长岩、片岩或砂岩制成。在那里，女神伊西斯终于找到了丈夫欧西里斯，而刺客邪神赛特则躲在暗处窥视。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出入这个杂乱无章的场所，博物馆管理员和考古学家只有在警卫的陪同下才能来此“探险”，因为这些铁门背后可能隐藏着可怕的“陷阱”。

1951年，年轻的埃及学家扎卡瑞亚·高内姆从埃及大臣普塔霍特普之“父”——阿卜杜勒萨拉姆手里继承了这座博物馆。通过坚持不懈的发掘工作，三年后，扎卡瑞亚在卓瑟王阶梯金字塔的东面找到了卓瑟王继承人斯奈夫鲁法老的金字塔，这一巨大发现使他被荣耀所包围。

成为全球知名人士之后，扎卡瑞亚发表了自己的论文并成为了环球旅行家，可是他的成功引起了不少人的嫉妒。由于被人指控盗窃卓瑟王金字塔中的石盆，扎卡瑞亚在回国后遭警察拘捕。他竭力辩称自己是清白的，但可怕的司法程序已经启动。

一时间，这位年轻有为的埃及学家成为了嫌疑犯，博物馆的大门也永远对他关闭。扎卡瑞亚的朋友疏远他、新闻界抨击他、司法部门对他进行了各类诉讼，扎卡瑞亚已经被整个社会所放逐。所有人都不再相信他，除了一位名叫琼·菲利普·劳尔的考古学家。正是他在20年前于卓瑟王阶梯金字塔中发现了那个著名的石盆，当然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数千件文物。劳尔记得当时已将这个石盆运进了埃及国家博物馆的仓库。他立即前往那里，开始了一场大海捞针般的搜索。

劳尔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在一个阴暗的墙角，石盆正静静地躺在那里。扎卡瑞亚是无辜的！但当劳尔跑去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扎卡瑞亚已经趁着夜色跳入了尼罗河。

时光飞逝。随着各类发现的增加，博物馆的地下仓库被塞得越来越满。于是某种论调产生了：埃及最大的考古学宝藏不在萨卡拉，也不在国王谷，而是在开罗博物馆的地下迷宫里。

无法容忍的缺席

开罗国家博物馆扩大规模的步伐从未停止过。上世纪20年代，图坦卡门的宝藏涌入了一楼的展馆。不久之后，塔尼斯的金饰品也来到了这里。在其揭幕的那天，开罗博物馆共有3.6万件藏品；而今，博物馆员工们要负责管理18万件藏品。但这种满足感并不能使他们忘记某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纳芙蒂蒂女王半身像的失窃案。



- 这对涂抹着生石膏身材高大的木雕，就是埃及大臣普塔霍特普的灵魂复制品。一个木人代表年轻的普塔霍特普，另一个则代表身心成熟的普塔霍特普。



● 博物馆地下仓库里，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展示一条玛瑙和绿松石项链，这件文物出土于吉萨以南20公里远的代赫舒尔。

事情是这样的：1912年12月6日，在阿梅诺菲斯四世（尤雅和图尤的孙子，他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叫“埃赫那吞”）统治下那座昙花一现的首都阿马尔那，德国著名的埃及金字塔专家路德维希·博尔夏特，走进了与米开朗基罗身处同一时代的雕塑家图塔摩斯的工作室。这位天才般的雕塑家打破传统，对艺术进行了革新。在作品中，图塔摩斯并没有把法老描绘成“活的天神”，而是将他表现为一个同样拥有缺点的凡人。

当时恰逢正午，工人们挖出了一尊埃赫那吞彩色半身像。吃惊的博尔夏特立即开始用自己的貂毛刷子为这尊雕像清理浮尘。他的情绪非常激动，不过当夜幕降临时，一尊更为精美的纳芙蒂蒂女王半身像也被挖掘了出来。这是一尊在石灰心上敷以石膏而制成的雕像，作品中的女王神情娇媚，顺滑的长发上戴着一顶天青色的三重冕。博尔夏特简直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于是，他将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博尔夏特并没有将女王半身像上交给埃及国家博物馆；相反，他偷偷地将其运回了德国。一年后，女王雕像出现在柏林。这一丑闻闹得沸沸扬扬，而纳芙蒂蒂再也无法回到埃及了。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缺席。

普塔霍特普的复活

“普塔霍特普们”依然在国家博物馆地下室中“沉睡”着。在等待的过程中，古代文物管理部门在那些考古遗址上建起了几座博物馆。很快，伊姆贺特普博物馆就要在萨卡拉对公众开放了。目前，人们需要往这座

博物馆内填充一些足够体面的藏品。因此，一场前所未有的“考古活动”正在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地下室中展开。

一批学者进入了开罗博物馆的地下仓库。一开始，他们只见到黑暗和灰尘，随后陆续出现了激动人心的木乃伊，它们被装在巨型石棺中，而这些石棺的表面绘有亡人生前的形象。这些“活死人”是谁？登记工作可以让人们搞清楚哪具石棺是属于巴艾诺尔的，哪具是属于其父亲——亡故于第三十三王朝的王室官员杰德昆苏的。这里还有一具带着黄金面具的小木乃伊，那是生活于罗马时代的桑巴提翁小姐。唉！在大多数情况下，登记员只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而顺从的博物馆管理员则满足于记录一些数据：人形石棺、木质、来源未知！或者像这样：儿童木乃伊（包裹在纸箱中）来源未知！这样的工作太令人失望了……

眼下，该轮到热爱现代艺术的雕塑家、埃及国家博物馆馆长穆罕默德·马布鲁克发挥才能了，他在这座即将落成的萨卡拉博物馆中负责藏品选择工作。他的脚步在普塔霍特普的灵魂复制品面前停了下来，普塔霍特普终于迎来了阳光。

这位“埃及大臣”所表现出的写实主义，他那坚定的眼神、苍白而精致的皮肤足以使马布鲁克相信在这件作品雕刻的那个年代，世间已经存在着极其出色的艺术学校了。一场对于艺术杰作的追寻开始了，实际上，这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古埃及之旅。

埃及考古学家之所以能够对古埃及有很多了解并产生一定的认识，开罗博物馆功不可没。这个国家不仅是一个由马穆鲁克奴隶、爱资哈尔大学的伊玛目和土耳其的宫廷译员所构成的政体，它还是法老的王土、苏美尔文明的摇篮。那段2500年以来一直被遗忘的辉煌历史，以及那些埃及的“大人物”们在一座座新建的博物馆中又重新活了过来。

被遗忘的埃及宝藏

在开罗以南广阔的埃及中部地区，被尼罗河浸润，弥漫着神秘的气息。这是埃及神话故事中半蛇半蛙的原始生物创造世界的所在地，也有不少被盗墓者觊觎已久，尚未对公众开放的珍宝。阿克里斯古城遗址、阿拜多斯神庙、贝尼哈桑墓区都是难得一见的古老遗址。埋藏在地下的珍宝都带着不可言说的秘密，等待被挖掘，被发现。

撰文 / 张安奇 摄影 / Serge Sibe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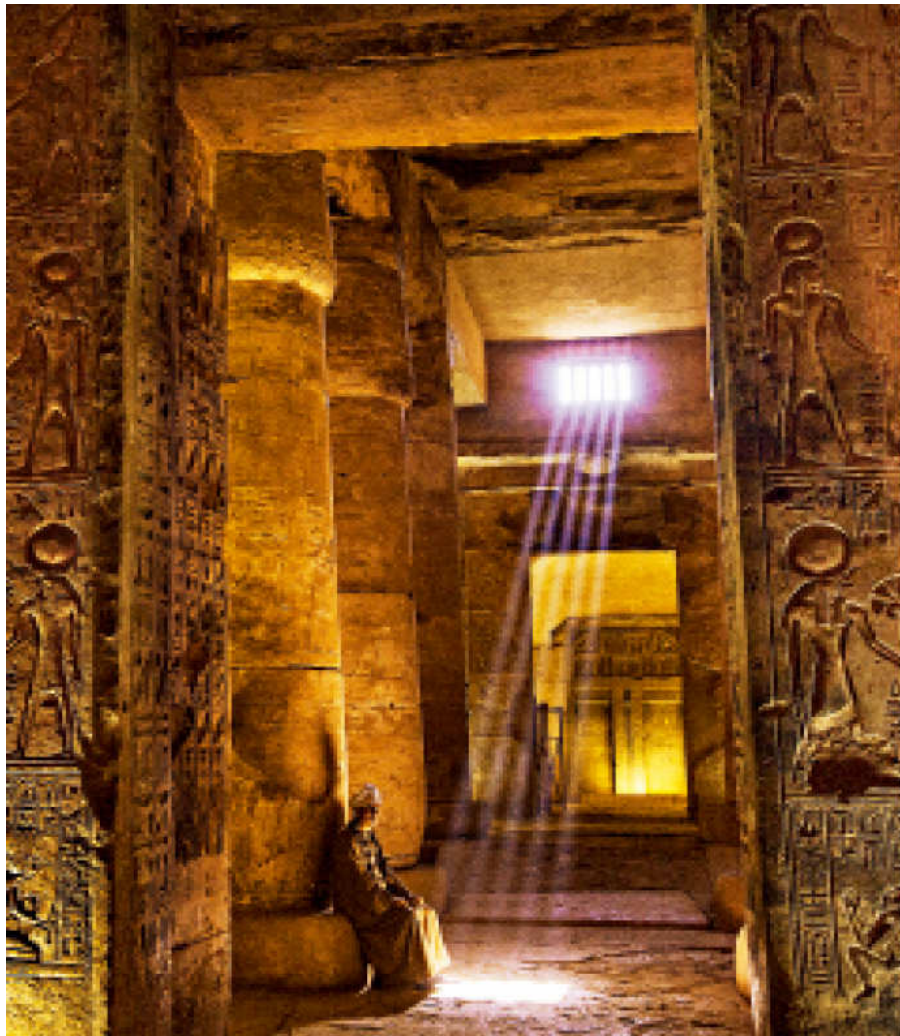
●埃及特纳葛贝尔阿克里斯古城遗址。遗址不对公众开放，也尚未被挖掘，却已经被盗墓者觊觎。



● 埃及明亚省的马拉维，塞提二世神庙。这里也是月亮神托特的国度。



● 埃及明亚省。托特的一个祭司的殡葬墓，于1909年被发现。



●阿拜多斯神庙。它是当地最大的神庙。竖起的12根石柱上，雕刻有拉美西斯二世本人和众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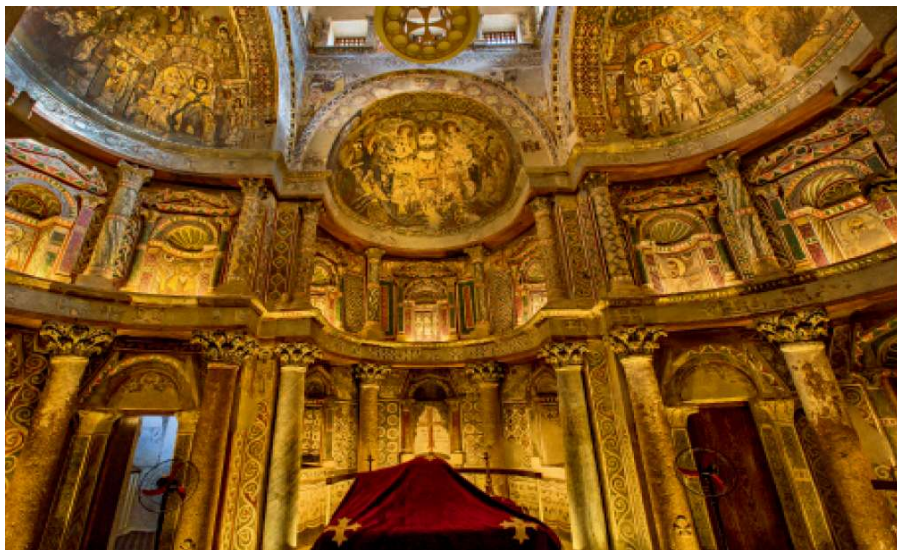
●埃及阿玛纳。绘制在石壁上的这些画约在公元前1340年完成。



●太阳在阿肯那顿法老和王后娜芙蒂蒂上方照耀。



●埃及索哈杰省。本代尔埃尔-艾哈迈尔神庙里的圣像。



- 埃及索哈杰省。本代尔埃尔-艾哈迈尔是建于公元3世纪古代法老神庙，里面可以欣赏到公元6世纪拜占庭壁画。

Table of Contents

开罗寻宝

行走于开罗宫殿的时空幻境

探访开罗最古老的市场

重见天日的地下宝藏

被遗忘的埃及宝藏